

附錄

上海國醫學院醫案講義

章次公編著
徐衡之

古今濕溫醫案選評緒言

濕溫症中西醫治療比較之結果。社會人士恆以此症爲國醫之擅長。究國醫治此症視西醫優越之點何若。國醫此症之治療學。有何規律可以遵循。若舉此義詢諸同仁。恐瞠目不知對者比比也。爰搜集古今人治此症之醫案。欲於此中爬剔前賢之經驗與理論。使西醫有借鑑。使同道不致終於迷惘。則此編之微意也。

選案

一

黃醴泉

張姓。溼溫。表熱不揚。形寒未徹。紅疹滿布。舌苔濁膩。胸皖窒塞。便秘。湯

赤裏熱已熾。脈宜洪大而反沈滯。是溼邪鬱遏。未可徑投涼劑。正應芳香化濁。宣通氣分。

炒香鼓二錢 炒牛蒡三錢 霜桑葉三錢 光杏仁三錢 廣鬱金一錢 焦梔皮一錢 生薑

仁三錢 茯苓皮三錢 廣藿梗五分 焦枳實五分 白通草一錢 白蔻仁五分 帶鬚葱白

頭一個後入。

張山雷平議。此溼溫初步。表寒未罷。裏熱已結之一定治法。蓋形寒未撤。感邪尚在表分。而胸脘窒塞。舌苔濁膩。雖曰邪在氣分。要知溼痰互阻。中州已是實結。再合之以便秘溺赤。則裏熱熾盛。具有明徵。惟溼邪蘊熱。正當先用芬芳。振動清陽。助脾健運以蘇溼困。必不可早與寒涼。徒冀撤熱。熱須防涼藥滯化。反以礙脾胃而助溼邪肆虐。勢必愈結愈甚。況此症之形寒未罷者乎。紅疹已發。正宜因勢利導。開肌腠以宣氣分。而佐之芬芳氣藥。開泄中土之窒。使以淡滲分利。泄導於下。選藥周匝。應有盡有。正如初寫黃庭。恰到好處。(錄濕溫病古今醫案平議)

再診。表熱漸顯。形寒已解。脈至亦軒豁流利。舌苔黃膩。底質色紅。入夜

頗有譚語。紅疹滿身。邪熱漸入營分。胸滿未甚舒展。最防內陷神昏之變。再
以分洩透邪。開痰邪而清鬱滯。

炒香鼓 三錢 霜桑葉 三錢 光杏仁 三錢 陳枳實 八分 與淡竹茹 二錢同炒 廣鬱金 五錢

乾九節菖蒲 七分 象貝母 三錢 炒淡芩 一錢 茅根肉 三錢 白通草 八分 飛滑石 三錢 茅

花 八分 大竹葉 十斤

張山雷平議。前方辛涼解表。芳香寬中。溼溫之邪。留戀氣分者得之。必無不應之理。果也。溼漸開泄。而熱勢昭著。脈起而舌轉黃膩。郁塞陰霾。至此蓋已化其七八。其胸滿未盡舒展者。則尚有痰滯。溼已化熱。故以梔芩貝杏。與枳茹鬱金菖蒲。雙管齊下。疹痞色紅。營熱宜清。茅根茅花。無嫌遏抑。其入夜之有譚語者。乃氣火熾盛。上激沖腦。而神經失其靈敏之職。俗謂熱入心包。誠非病理。體泉此案。置譚語於不問。惟以開泄清宣。疏通痰結。庶幾中脘宣展。氣火自降。於腦神經之病理。極為合拍。固不在仲景三承氣例中。而亦非如俗子之自附於葉派者。至寶牛黃。香竄太過。反以擾動氣火。助其升陽。抑且引賊深入。開門延寇。然後知體公手筆。真是不凡。

編者評 黃氏兩案。觀其論治。尙大致不謬。用藥則未能盡善。第一診表熱雖不揚。但形寒尙在。是表證未能。表證未能者。法當解外。無論傷寒溫病溼溫。外解之方法。雖各自不同。而解外之定例。俱不得違反。第一方用炒香豉炒牛蒡霜桑葉以解外。太嫌薄弱。邪無從出。熱度高漲。前之形寒者。今乃但熱不寒。解表未能得力。內熱當然熾盛。于是血行迅速。昔脈之沈滯者。俄傾間。乃顯豁流利矣。鄙意不如以粉葛根荊芥穗易炒香豉。較爲貼切。(葛根最少三錢)

編者近日遇有溼溫症。外有表邪。苔膩。胸滿。好以柴葛并用。蓋柴胡雖不能發汗。然而疏導少陽。使上焦得通。津液得下。其人澈然汗出。若表寒未能。而裏熱已結。則柴胡更屬妙品。何以言之。千金外台柴胡多作破堅癥積聚藥用。日本近藤氏研究柴胡。具有解熱及泄下作用。則柴胡確有推疊之效。用其通便祛濁。穩當無比。然而環觀今日之中醫界。泰半不學無術。殊不足與語此也。

自葉天士吳鞠通薛生白。好以鬱金治溼溫。謂能辛香流氣。後世俗醫羣相效尤。故黃於第一診。雖明知裏熱已熾。仍用鬱金錢半。而焦枳實僅得五分。此藥治溼溫。究有何用。編者素無經驗。不敢言也。

第二診處方用藥。視第一方更不若。病者舌質已紅。夜有譫語。仍炒香豉霜桑葉是務。已屬無聊。廣玉金乾九節菖蒲用之何益。自葉派有神昏譫語爲痰濁蒙蔽心包之說。從此廣玉金九節石菖蒲。遂爲神昏譫語必不可少之點綴品。實與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。

餘如貝母、荊根肉、荊花、滑石、通草。均不着邊際。用之無益。去之無損。總之黃君亦是尋常醫工。張評似有過譽也。選案二。用藥不中肯。改擬兩方如次。

(一) 中川朴一錢 生山梔三錢 粉丹皮三錢 肥知母三錢 淡黃芩二錢 京赤芍二錢

養佩梗各錢 涼膈散四錢 如口乾多給開水

(二) 銀花三錢 赤苓三錢 鮮竹茹一錢 連翹三錢 枳殼一錢 佩蘭葉一錢

山梔三錢 香青蒿五錢 萊菔英四錢 涼膈散四錢

多服開水之法。則吾聞諸友人鄧君源和。其理由爲傷寒桿菌在腸內繁殖後。排出一種毒素。隨血液而循行各部。侵害各部組織。故傷寒症重險時期。發生昏憤譫語。皆此種毒素爲祟。多飲開水。既能沖淡血液中之毒素。減少其侵害能力。并使此種毒素易於排泄。不致久稽人體。

選案 二

余聽鴻

曹秋霞，卽余習藥業之師也。頗知醫理。庚申孟河城陷，粵匪蟠踞，避亂於太平洲。其母年逾六旬，發熱不休，面紅目赤。進以芩梔等，熱甚不解。再以生地石斛，大劑寒涼，其熱更甚。徹夜不寐，汗出氣喘，症已危險。邀吾師診之。吾師曰：治病宜察氣候。土宜，此處四面臨江，低窪之鄉，掘地不及三尺，卽有水出。陰雨日久，江霧上騰，症由受溼化熱，溼溫症也。如物受潮，鬱蒸化熱，當曝以太陽，其溼一去，其熱自清。進以寒涼，是溼蒸之熱，沃以涼水，添其溼，卽助其熱矣。內經云：燥勝溼，寒勝熱，溼淫所勝，平以苦熱，以苦燥之，以淡泄之。進以茅朮_{二錢}，干姜_{一錢}，厚朴_{一錢}，赤苓_{一兩}，苡仁_{一兩}，黃柏_{錢半}，猪苓_{三錢}，桂枝_{一錢}，車前_{二錢}，滑石_{五錢}。必須多服盡劑，方能退熱。病家因熱甚不敢服。吾師曰：熱而不煩，渴而不飲，舌苔黃膩而潤，脈來模糊帶澀不利，皆溼熱之明徵也。若再

服寒涼必致發黃。或嘔吐。或不利。則不可藥救矣。促而飲之。日晡時。飲盡一大碗。至天明熱退身安。卽能安寐。吾師曰。五方異治。地有高低。溼溫一症。風高上燥之處。未曾見慣。苦燥溫熱之品。內有味淡洩熱苦寒化熱以制之。卽丹溪二妙法也。雖重劑亦無妨。有幾分病。進幾分藥。並非孟浪亂投重劑也。蓋藥必中病而已。(錄診餘集)

評 見地既高。藥亦極當。人醫手筆自是不同流俗。黃連苦寒燥溼。固爲溼溫症妙藥。黃柏之重要。亦不亞於黃連。考東人研究。黃柏有消融腸毒之效。新藥之個力未爲理想的腸消毒劑。其土成分卽爲黃柏。此華實孚先生謂予說者也。

遺案 三

張聿青

以翁昨診內竅欲蒙。及服藥之時。神已糊亂。今日竟爾神昏。手暖足厥。脈糊滑並不甚數。苔白膩並不焦黑。身熱並不熾甚。此由溼盛之極。中陽不

運。致。溼。蘊。成。痰。痰。蒙。清。竅。與。火。熱。之。甚。擾。亂。神。明。而。致。神。昏。者。不。同。勉。擬。芳。香。通。神。辛。開。苦。降。爲。背。城。借。一。謀。事。在。人。成。事。在。天。

天竺黃 三錢 製半夏 一錢 遠志肉 一錢 明雄精 一錢五分 甘草 白礬 三錢 茯苓 三錢

陳膽星 一錢 廣鬱金 六分 明礬 三 九節菖蒲 八分 竹 瀝 滴入姜汁 少許 一兩

轉機用至寶丹一丸。橘紅湯送。一劑而神稍清。仍照服減半。

再方 川雅連 重麥汁 炒三分 製半夏 三錢 九節菖蒲 八分 橘紅 一錢五分 淡乾薑 六分 建菖乾 二錢 打

製南星 三分 廣鬱金 一錢五分 麝香 五厘 煨礬石 三分 白明礬 三分 炙牙皂 三分 明雄黃

二分

後六味研細末用竹瀝先調服

案師云。此症緊要關頭。全在表熱外揚。邪方透達。覆診由門下郁問堯代去。云熱已起而厥漸轉。先是師命方如前意開泄。郁世兄回稟云。溼已化燥。舌絳中帶焦黑而乾。師曰。尙不可言化燥。燥化未足也。再用開泄。冀其化熱化火。須十分透徹。乃妙。藥大意如前。製南星用六分。加紫雪六分。燈心湯下。尙欲

其熱顯揚。據郁世兄本意。擬用牛黃丸。犀角地黃湯。或鮮石斛。及清宮湯加減。謂化燥而無大熱。豈無明文。疑惑不定。師曰。化燥而無大熱。非真燥也。熱未透也。不可滋膩。須仍泄化。微帶甘辛法。

清儒誌（錄張氏醫案）

評 溼溫症之神昏。與陽明症之眞昏。迥不相同。溼溫症之神昏。表熱每不熾甚。非比陽明病燔燭然而熱也。脈亦濡軟模糊。非比陽明病之洪大而數也。故前人治陽明病昏在火熱。溼溫症之昏在痰濁。所謂「病在痰濁」雖不盡合病理。要之開泄痰濁之法。按之實驗。固自不謬。以翁第一方側重開泄痰濁。確爲此種證狀之正治。而藥之得力處。尤在雄黃膽星竹瀝。其餘均是協助之品。遠志殭蠶有無不成問題。

雄黃近代內服者少。此方用雄黃錢半。此翁殊有膽識。致雄黃成分爲三硫化砒素。有改變血質之功。且稍有殺蟲能力。能改變血質。故血中傷寒桿菌所發出之毒素。得以撲滅。能殺蟲。故腸中之傷寒桿菌。得以殺死。甄權本草謂雄黃殺百毒。其理由卽如上述。

黃醴泉用鬱金菖蒲。吾則加以譏訕。張聿青此方亦用鬱金菖蒲。吾則不置可否。讀者或且疑爲前後

矛盾。抑知用藥之難。難在恰如其分。黃體泉第二案。舌質已紅。入夜譫語。爾時用郁金菖蒲。不着要害。張則以鬱金菖蒲與竹瀝并用。痰濁得有出路。故佳。從此層層推。便知陽明大熱症。神昏譫語。皆金菖蒲投之。其人真是筆伯。

轉机用至寶丹一劑。而神稍清。此中大堪玩味。致至寶丹中。犀角黃芩。叔範研究。有強心作用。犀角試之於正。常動物時。對於該動物之心臟。則無強心作用。但試用於心臟衰弱者。則確用強心作用。安息香時香則爲興奮藥。有興奮心臟及腦神經之用。熱性病衰弱時。服用之有效。龍腦亦爲芳香興奮藥。硃砂琥珀琥珀全銀箔。不外鎮靜之功。西牛黃成分。東人雖曾致力向無報告。據前人經驗。不外清涼解毒。血液消毒藥。雄黃在至寶丹之任務。則爲血液消毒。亦甚重要。總之至寶丹不外「強心」「解毒」「鎮靜」諸大端。溼溫疫之神昏服之。神志能恢復清明。殆以此歟。

且溼溫症用至寶丹治神昏之學理。按之西醫藉。亦甚脗合。已故西醫錢崇澍之言曰。傷寒病人之心臟。易爲傷寒桿菌所侵害。故易於心臟衰弱。竟有在病之經過中。突然發心臟麻痺而死者。若爲預防計。宜早用興奮劑。及強心劑。故余（錢自稱）第一日用至病終止。對於不安譫語發狂。宜用嗎啡注入。

鎮壓藥亦可應用。

如錢君所說。溼溫症以強心劑與奮劑為主。吾從此倍出國醫治溼溫症芳香化濁之理。夫芳香藥。厚朴、蒼朮、本香、陳皮等。雖不盡有強心作用。但至少具有興奮之效。——厚朴、黃勞逸即謂有強心作用。見新中藥。——此中西醫之可會通者也。溼溫症中西醫論治。既能會通。何以中優於西。蓋國醫治溼溫之八字定例。厥為芳香化濁。苦寒燥濕。芳香化濁。則為西醫所同。苦寒燥濕。則為西醫所無。黃芩、黃連、黃柏、苦參。皆有制止腸中傷寒桿菌活動之能力。或竟能撲滅之。然則芳香化濁是消極的去病法。苦寒燥濕則為積極的去病法。視西醫全恃消極的強心劑。其優劣誠有霄壤之判也。以翁第二方竹瀝、南星、礞石、明礬、牙皂、麝香、雄黃。研以竹瀝調服之法。吾人可以仿效。

選案 四

丁甘仁先生

溼溫九天。身熱午後尤甚。口乾不多飲。頭痛且脹。胸悶不能食。腑行澹薄。舌苔薄膩帶黃。脈象濡數。左關帶弦。溫與溼合。熱處溼中。蘊蒸膜原。漫布

三焦溫不解則熱不退。溼不去則溫不清。能得白痞。而邪始有出路。然溼爲粘膩之邪。最難驟化。恐有纏綿之慮。姑擬柴葛解肌。以去其溫。芳香淡滲而利其溼。

軟柴胡 葛根 清水豆卷 赤苓 澤瀉 鮮菴香 銀花 連翹 鮮佩蘭 神麴 通草 大腹皮 荷葉 甘露消毒丹

註 錄此案示甘露消毒丹之用法。攷此丹爲葉天士所製。藥品爲飛滑石十五兩。綿茵陳十一兩。淡黃芩十兩。石菖蒲六兩。川貝母木通各五兩。蒼香射干。連翹薄荷。白豆蔻各四兩。凡暑濕時疫之邪在氣分。舌苔淡白。或厚膩。或乾黃皆效。觀其方劑組織。亦甚合暑濕病理。聖人不以人廢言。故此丹大可賞用。

凡濕溫症兩候身熱不退。舌白胸悶。使溼洩赤。除芳香化濁苦寒燥濕之外。更有淡滲利濕一法。如赤豬苓澤瀉米仁等。果小溲通暢。則血液中之毒素。易於外泄。乃妙法也。清水豆卷吾囊以爲絕無用處。今乃知略有利水作用。

選案 五

丁甘仁先生

溼溫月餘。身熱汗多。神識模糊。譫語鄭聲。唇燥口乾。不欲飲。穀食不進。舌苔乾膩。脈象沈細。此溼邪久困太陰。陷入少陰。溼爲陰邪。最易傷陽。衛陽失於外護。則汗多。浮陽越於軀壳。則身熱。神不守舍。則神糊。與熱入心胞者。有霄壤之別。動則微喘。胃氣不納也。十餘日未更衣。此陰結也。脈證參合。正氣渙散。陰陽脫離。卽在目前矣。急擬參附回陽。龍牡潛陽。苟能陽回神定。庶可望轉危爲安之幸。

別直參 熟附塊 左牡蠣 大砂仁 仙半夏 炙遠志 花龍骨 硃茯神 炒棗仁 北秫米

浮小麥

註 錄此案以見溼溫症。諸語神昏。唇燥口渴。有用參附之法。溼溫症三候以前。醫者果能頭頭是道。絲絲入扣。本非難醫之病。若一月以後。則難於應付矣。病人等是神昏譫語。而此間有虛實之分。等是

唇燥口渴。而此間有寒熱之判。稍一不慎。功虧一簣。甘仁先生此案。病者脈已沈細。其爲常溫常補。固顯然易知。倘病人脈大而軟。則淆亂醫者思路。在有胆識。尙不難毅然以參附與服。若在市醫。則顧慮其苦膩不當補。懷疑其神昏不當溫。徘徊穩健之途。而病人死矣。編者暑期應診故里。舍戚孔姓。病溫溫匝月。苔灰膩。脈濡數。捫其肌。不甚潤澤而熱。與人問答。有意識者生。不知所云者半。合日則澹語頻作。不更衣十日許。藥猶以連翹郁金赤苓豆豉等予之。診察後以爲邪氣尙未清肅。正氣虛確吃緊已極。爲處一方如下。

柴胡 根朴 全瓜蒌 蒼朮 薑炭 白芍 黃芩 帶皮橘 枳實 萊菔英

六神丸十粒 參須液煎代茶

午後服藥上午三時許。得垢膩之大便甚暢。因此熱減神清。從此方加減凡十日許而病瘳。此病本可用附。爲避免俗醫訛評計。故用六神丸。據編者年來於溼溫症衰弱時期用六神丸與參附之經驗。凡病人僅以脈軟弱意識蒙昧。其他不見陰寒證狀。爾時六神丸可以勝任。若病者昏憤。脈軟弱。肤冷汗出。是周身細胞生活力俱已衰沈。六神丸只能徒然興奮心臟與腦神經。不能振起周身細胞之生活。

力。故非盡附炮姜不爲功。

選案 六

徐渡漁

溼熱蒸於內。暑氣侵於外。蒸灼三候有餘。舌絳無苔。噎乾渴飲。脈細弦數。陽明熱深且熾矣。宜乎甘寒化解。

大生地 肥知母 淡竹葉 大麥冬 川貝母 粳米 生石膏 淨連喬 藕汁 枇杷葉

蔗漿（錄三三醫社徐氏醫案）

評 錄此案示溼溫症有養陰之法。夫溼溫症甘涼滋膩。原在禁例。雖蘇醫亦知之。然蘇醫所以恣用養陰。不知顧忌。則以舌色紅絳之故。自葉天士有熱傳營分舌色必絳之說。俗醫不察舌紅之爲鮮紅。抑爲淡紅。抑爲紫褐色。若病人舌面無苔。舌現本質。一例以甘涼予之。人之枉死者多矣。予嘗根據古說。參以新知。凡溼溫症之舌色紅絳。其治法蓋不可一概而論。例如溼溫兩候以下。病人之舌面恆作深褐色如豬肝。舌面或有灰膩之苦被覆。或竟無之。是因熱度過高。體中水分爲熱所燃燒。水分因之

缺乏。此時腸之潰瘍。已在進行時期。一面產生毒素吸入血中。故溼溫病舌作豬肝色。乃水分缺乏。血液毒素強盛之表現。病已瀕於危篤時矣。

若病人之舌僅絳紅色。尚未至紫褐程度。是病人之水分雖缺乏。尚不甚。血液中之毒素亦未甚瀰漫。病雖重可治也。

溼溫三候以下。病勢減退。熱候逐漸下降之際。則所破覆之厚苔亦漸剝脫。斯時腸之潰瘍亦進於結痂期。而達治愈。如果心臟衰弱。則已剝脫之舌面。光紅乾燥。蓋精力不足。口腔之分泌物減少所致也。全身之分泌液均減少。古人名之曰鏡面舌。極言光澤乾燥也。若不乾燥。捫之反滑者。亦為病久全身液體缺乏。且為心臟衰弱之先聲也。

病將愈舌無苔而淡晦。此病久貧血之故也。

故溼溫病之舌無苔而紅問題。大別之乃有四種。(一)紫褐色。(二)鮮紅色。(三)鏡面舌。(四)淡晦色。葉天士薛生白論此四種舌色之治法。按之實驗。大至不謬。降及近代。醫不悅學。遂以病重時期之滋養陰液方法。與恢復時期之鏡面舌同論。此非葉薛所及料也。故鏡面舌有用附子而其苦乃生者。若

光而滑。溫藥更不可少治溼溫者。能於此等處悉心研討。其庶幾不差矣。

選案七舌絳無苔。噎乾渴飲。脈弦細數。病人熱度高張。水分缺乏。則腸胃乾燥而發炎。發炎故紅。則舌絳無苔。亦是舌燥發炎之故。吾嘗見病人以口中乾燥。舌輾轉其中。其苦因而剝。舌遂現本質者。故溼溫症恢復時期之舌無苔。爲自然的宣化。病進行時期內舌無苔。爲被動的剝。醫者此等處亦不可不細觀察也。故用生地藕汁蔗漿等以生津液。所謂生津者。增添水分之謂也。此案不用石斛。是徐君見解勝人處。地黃石斛在時醫蘇醫心目中。同爲生津滋陰之藥。其實二藥之用。正不相同。地黃章太炎先生謂能開血痺。及吉益東洞考徵。以利小便爲其本功。夫地黃能開血痺。能利小便。用於溼溫症毒素瀰漫時。夫豈不妙。加以鮮生地。則維持水分。養陰解熱。尤爲溼溫症所需。若石斛則爲補藥。本經補五臟虛勞羸瘠。久服厚腸胃。非溼溫症病菌在腸又發高熱時所宜。卽鮮霍山石斛搗汁。其汁未必多於地黃。而代價之昂。與鮮生地有什一之差。其汁卽能滋陰退熱。吾人亦無用之之必要。（富貴人非貴藥不服。吾人之用霍山石斛。此其時矣。）